

T5752/818/D.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19

十九

忠義水滸全傳

第六十二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場石秀跳樓

話說這盧俊義雖是了得却不會水被浪裏白跳張順拚翻了船倒撞下水去張順却在水底下攔腰抱住又鑽過對岸來搶了朴刀張順把盧俊義直送岸邊來早點起火把有五六十人在那裏築接上岸來團團圍住解了腰刀盡脫下濕衣服便要將索綁縛只見神行太保戴宗傳令高叫將來不得傷犯了盧員外貴體隨卽差人將一包袱錦衣繡襖與盧俊義穿着八箇小喽羅擡過一乘轎來扶

哈佛大學
圖書館珍藏印

盧員外上轎便行。只見遠遠地早有二三十對紅紗燈籠，照着一簇人馬，動着鼓樂前來迎接。爲頭宋江吳用公孫勝後面都是衆頭領，一齊下馬。盧俊義慌忙下轎，宋江先跪，後面衆頭領排排地都跪下。盧俊義亦跪下還禮道：既被擒捉，願求早死。宋江大笑說道：且請員外上轎。衆人一齊上馬，動着鼓樂，迎上三關，直到忠義堂前下馬。請盧俊義到廳上，明晃晃地點着燈燭。宋江向前陪話道：小可久聞員外大名，如雷貫耳。今日幸得拜識，太慰平生。却纔衆兄弟甚是冒瀆，萬乞恕罪。吳用上前說道：昨奉兄長之命，特令吳某親詣門墻，以賣卦爲由，賺員外上山共聚大義。

同替天行道宋江便請盧員外坐第一把交椅。盧俊義答禮道：不才無識，無能誤犯虎威，萬死尚輕，何敢相戲？宋江陪笑道：怎敢相戲？實慕員外威德，如饑渴萬望不棄鄙處爲山寨之主。早晚其聽嚴命。盧俊義回說寧就死亡，實難從命。吳用道：來日却又商議。當時置備酒食管待。盧俊義無計奈何，只得飲了幾杯，小嘯囉請去後堂歇了。次日，宋江殺羊宰馬，大排筵宴，請出盧員外來赴席。再三再四謙讓在中間裏坐了。酒至數巡，宋江起身把盞陪話道：夜來甚是衝撞，幸望寬恕。雖然山寨窄小，不堪歇馬，員外可看忠義二字之面。宋江情願讓位，休得推却。盧俊義答

道頭領差矣。小可身無罪累，頗有些少家私，生爲大宋人死。爲大宋鬼。寧死實難聽從。吳用并衆頭領、二箇箇說盧俊義，越不肯落草。吳用道：員外既然不肯難道逼勒，只得員外身留不得。員外心只是衆弟兄難得員外到此，既然不肯入夥，目請小寨畧住數日，却送還宅。盧俊義道：小可在此不妨，只恐家中老小不知這般的消息。吳用道：這事容易。先教李固送了車仗回去，員外遲去幾日，却何妨。吳用問道：李都管你的車仗貨物都有麼？李固應道：一些兒不少。宋江叫取兩箇大銀把與李固，兩箇小銀打發當直的，那十箇車脚共與他白銀十兩。衆人拜謝。盧俊義分付李固道：我的苦，你都知了。你回家中說與娘子不要憂心，我過三五日便回也。李固只要脫身，滿口應說，但不妨事辭了，便下忠義堂去。吳用隨卽便起身說道：員外寬心少坐，小生發送李都管下山便來也。吳用只推發送李固，却先到金沙灘等候。少刻，李固和兩箇當直的，并車仗頭口人，都下山來。吳用將引五百小嘍囉圍在兩邊，坐在柳陰樹下，便喚李固近前說道：你的主人已和我們商議定了，今坐第二把交椅，此乃未曾上山時預先寫下四句反詩，在家裏壁上。我教你們知道。壁上二十八箇字，每一句包着一箇字。蘆花蕩裏一扁舟，包箇盧字。俊傑那能此

地遊包箇俊字義士手提三尺劍包箇義字反時須斬逆臣頭包箇反字這四句詩包藏盧俊義反四字今日上山你們怎知本待把你衆人殺了顯得我梁山泊行短今日放你們星夜自回去休想望你主人回來李固等只顧下拜吳用教把船送過渡只一行人上路遙回北京正是鰲魚脫却金釣去擺尾搖頭更不回話分兩處不說李固等歸家且說吳用回到忠義堂上再入酒席用巧言說誘盧俊義筵會直到二更方散次日山寨裏再排筵會慶賀盧俊義說道感承衆頭領好意相留只是小可度日如年今日告辭宋江道不可不有幸識員外來日宋江梯已聊備小酌對面論心一會勿請推却又過了一日明日宋江請後日吳用請大後日公孫勝請話休架繁三十餘箇上廳頭領每日輪一箇做筵席光陰荏苒日月如梭早過一月有餘盧俊義尋思又要告別宋江道非是不留員外爭奈急急要回來日忠義堂上安排薄酒送行次日宋江又梯已送路只見衆頭領都道俺哥哥敬員外十分俺等衆人當敬員外十二分偏我哥哥筵席便喫磚兒何厚丸兒何薄李逵在內大叫道我捨着一條性命直往北京請得你來却不喫我弟兄們筵席我和你眉尾相結性命相撲吳學究大笑道不曾見這般請客的甚是龐齒員外休怪見

梁人的话
都是吴用
是惹人
都成恶事
吴用却见
奸情美好
作用

他衆人薄意再住幾時不覺又過了四五日盧俊義堅意要行只見神機軍師朱武將引一般頭領直到忠義堂上開話道我等雖是以次弟兄也曾與哥哥出氣力偏我們酒中藏着毒藥盧員外若是見怪不肯喫我們的我自不妨只怕小兄弟們做出事來悔之晚矣吳用起身便道你們都不要煩惱我與你央及員外再住幾時有何不可常言道將酒勸人終無惡意盧俊義抑衆人不過只得又住了幾日前後却好三五十日自離北京是五月的話不覺在梁山泊早過了兩箇多月但見金風浙浙玉露泠泠又早是中秋節近盧俊義思想歸期對宋江訴說宋江見盧

俊義思歸苦切便道這箇容易來日金沙灘送別盧俊義大喜有詩爲證

一別家山歲月貺 寸心無日不思家

此身恨不生雙翼 欲借天風過水涯

次日還把舊時衣裳刀棒送還員外一行衆頭領都送下山宋江把一盤金銀相送盧俊義推道非是盧某說口金帛錢財家中頗有但得到北京盤纏足矣賜與之物決不敢受宋江等衆頭領直送過金沙灘作別自回不在話下不說宋江回寨只說盧俊義拽開脚步星夜奔波行了旬日到得北京日已薄暮趕不入城就在店中歇了一夜次

日早晨盧俊義離了村店飛遙入城尚有一里多路只見一人頭巾破碎衣裳藍縷看着盧俊義納頭便拜盧俊義擡眼看時却是浪子燕青便問小乙你怎地這般模樣燕青道這裏不是說話處盧俊義轉過土牆側首細問緣故燕青說道自從主人去後不過半月李固回來對娘子說道主人歸順了梁山泊宋江坐了第二把交椅如今去官司首告了他已和娘子做了一路嗔怪燕青違拗將我趕逐出門將一應衣服盡行奪了趕出城外更兼分付一應親戚相識但有人安着燕青在家歇的他便捨半箇家私和他打官司因此無人敢着小乙在城中安不得身只得來城外求乞度日權在菴內安身正要往梁山泊尋見主人又不敢造次若主人果自泊裏來可聽小乙言語再回梁山泊去別做箇商議若入城中必中圈套盧俊義喝道我的娘子不是這般人你這廝休來放屁燕青又道主人賭後無眼怎知就裏主人平昔只顧打熬氣力不親女色娘子舊日和李固原有私情今日推門相就做了夫妻王人若去必遭毒手盧俊義大怒喝罵燕青道我家五代在北京住誰不識得量李固有幾顆頭敢做恁般勾當莫不是你做出歹事來今日到來反說我到家中問出虛實必不和你干休燕青痛哭拜倒地下拖住主人衣服盧俊義

照出前李
情事
只因浪子
門賈氏看
真父流淚
同不肯出

只因浪子
反惹疑心
轉語近情

一腳踢倒燕青，大踏步便入城來，逕到城內，逕入家中。只見大小主管都喫二驚。李固慌忙前來迎接，請到堂上納頭便拜。盧俊義便問燕青安在。李固答道：「主人且休問，端的一言難盡。只怕發怒，待歇息定了，却說。」賈氏從屏風後哭將出來。盧俊義說道：「娘子休哭，且說燕小乙怎地來？」賈氏道：「丈夫且休問。慢慢地却說。」盧俊義心中疑慮，定死要問燕青來歷。李固便道：「主人且請換了衣服，喫了早饅。那時訴說不遲。」一邊安排飯食，與盧員外喫方纔舉筯，只聽得前門後門喊聲齊起，二三百箇做公的捨將入來。盧俊義驚得呆了，就被做公的綁了，一步一棍，直打到留守司來。其時梁中書正坐公廳，左右兩行排列狼虎一般。八人七八十箇把盧俊義拿到當面。賈氏和李固也跪在側邊廳上。梁中書大喝道：「你這廝是北京本處百姓良民，如何却去投降梁山泊落草？」第二把交椅如今到來裏勾外連要打。北京今被擒來，有何理？說。盧俊義道：「小人一時愚蠢，被梁山泊吳用假做賣卦先生來家口出訛言，煽惑良心，投賺到梁山泊，軟監了兩箇多月。今日幸得脫身歸來，並無歹意。望恩相明鏡。」梁中書喝道：「如何說得？過你在梁山泊中，若不通情，如何住了許多時，見放着你的妻子？」并李固告狀出首，怎地是盧李？」固道：「主人既到這裏招伏，

只兩八一
便人氣殺
便人根殺
這一語便

了罷家中壁上見寫下藏頭反詩便是老大的證見不必多說賈氏道不是我們要害你只怕你連累我常言道一人造反九族全誅盧俊義跪在廳下叫起屈來李固道王人不必叫屈是真難滅是假易除早早招了免致喫苦賈氏道丈夫虛事難入公門實事難以抵對你若做出事來送了我的性命不奈有情皮肉無情杖子你便招了也只喫得有數的官司好話李固上下都使了錢張孔目廳上稟說道這箇頑皮賴骨不打如何肯招梁中書道說的是喝叫一聲打左右公人把盧俊義綑翻在地不由分說打的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昏暈去了三四次盧俊義打熬不過仰天歎曰是我命中合當橫死我今屈招了罷張孔目當下取了招狀討一面一百斤死囚枷釘了押去大牢裏監禁府前府後看的人都不忍見當日推入牢門哭了三十殺威揀押到庭心內跪在面前獄子坑上坐着那箇兩院押牢節級帶管劄子把手指道你認的我麼盧俊義看了不敢則聲那人是誰有詩爲證

兩院押牢稱蔡福

堂堂儀表氣凌雲

腰間繫繫青鸞帶

頭上高懸墊角巾

行刑問事人傾膽

使索施枷鬼斷魂

滿郡誇稱鐵臂膀

殺人到處顯精神

這兩院押獄兼充行刑劄子姓蔡名福北京土居人氏因爲他手段高強人呼他爲鐵臂膊傍邊立着一箇嫡親兄弟叫做蔡慶亦有詩爲證

押獄叢中稱蔡慶

眉濃眼大性剛強

茜紅衫上描鶼鶩

茶褐衣中繡木香

曲曲領沿深染阜

飄飄博帶淺塗黃

金環纏爛頭巾小

一朵花枝插鬢傍

這箇小押獄蔡慶生來愛戴一枝花河北人順口都叫他做一枝花蔡慶那人拄着一條水火棍立在哥哥側邊蔡福道你且把這箇死囚帶在那一間牢裏我家去走一遭

便來蔡慶把盧俊義自帶去了蔡福起身出離牢門來只見司前牆下轉過一箇人來手裏提着飯罐面帶憂容蔡福認的是浪子燕青蔡福問道兀小乙哥你做甚麼燕青跪在地下擎着兩行眼淚告道公即級哥哥可憐見小人的主人盧員外喫屈官司又無送的錢財小人城外叫化得這半罐子飯權與主人充饑即級哥哥怎地做箇方便說罷淚如雨下拜倒在地蔡福道我知此事你自去送飯

把與他喫燕青拜謝了自進牢裏去送飯蔡福轉過州橋來只見一箇茶博士叫住唱喏道節級有箇客人在小人茶房內樓上專等節級說話蔡福來到樓上看時却是主

浪一箇絕
子翻好作
多奇絕

管李固各施禮罷。蔡福道主管有何見教。李固道奸不厭
前。絕後無甚孝順。五十兩蒜條金在此送與節級廳上官。
更小人自去打點。蔡福笑道。你不見正廳戒石上刻着下
民易虐。上蒼難欺。你那瞞心昧已。當怕我不知。你又占
了他家私。謀了他老婆。如今把五十兩金子與我結果了
他性命。日後提刑官下馬我哭不的。這等官司李固道只
是節級嫌少。小人再添五十兩。蔡福道。李固。你割貓兒尾
拌貓兒飯。北京有名恁地一箇盧昌。外只直得這一百兩
金子。你若要我倒地。他不是我詐你。只把五百兩金子與
石上語

張本公問
中人可恨
如此

見無清見
李固見柴
通脣脣翻
愛精事如
情

我李固便道。金子有在這裏。便都送與節級。只要今夜晚
些成事。蔡福收了金子。藏在身邊。起身道。明日早來打屍。
李固拜謝。歡喜去了。蔡福回到家裏。却纔進門。只見一人
揭起蘆簾。隨卽入來。那人叫聲蔡節級。相見。蔡福看時。但
見那一箇人生得十分標致。且是打扮得整齊。身穿鴉翅
青團領。腰繫羊脂玉鬧緋。頭戴鵝鸞冠。足躡珍珠履。那人
進得門。看着蔡福。便拜。蔡福慌忙答禮。便問道。官人高姓。
有何見教。那人道。可借裏面說話。蔡福便請入來。一箇商
議閣裏。分賓坐下。那人開話道。節級休要喫驚。在下便是
滄州橫海郡人氏。姓柴。名進。大同皇帝嫡派子孫。綽號小

旋風的便是。只因好義疎財，結識天下好漢。不幸犯罪流落梁山泊。今奉宋公明哥哥將令，差遣前來打聽盧員外消息。誰知被贓官污吏淫婦奸天通情陷害，監在死囚牢裏一命懸絲，盡在足下之手。不避生死，特來到宅告知。如是留得盧員外性命在世，佛眼相看，不忘大德。但有半米兒差錯，兵臨城下，將至濠邊，無買無賣，無老無幼，打破城池，盡皆斬首。久聞足下是箇仗義全忠的好漢，無物相送。今將一千兩黃金薄禮在此，倘若要捉柴進，就此便請繩索誓不皺眉。蔡福聽罷，嚇得一身冷汗，半晌答應不的。柴進起身道：「好漢做事，休要躊躇。便請一決。」蔡福道：

士回步，小人自有措置。柴進拜謝道：「既蒙語諾，當報大恩。」出門喚過從人，取出黃金遞與蔡福，唱箇喏便走。外面從人乃是神行太保戴宗，又是一箇不會走的。蔡福得了這箇消息，擺撥不下，思量半晌，回到牢中，把上項的事，却對兄弟說了一遍。蔡慶道：「哥哥生平最會斷決，量這些小事，有何難哉？」常言道：「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既然有一千兩金子在此，我和你替他上下使用。梁中書張孔目都是好利之徒，接了賄賂，必然周全。盧俊義性命葫蘆提配將出去，救得救不得。自有他梁山泊好漢，俺們幹的事，便了也。蔡福道：「兄弟這一論，正合我意。你且把盧員外安頓好。」

聖旨之熊
聖旨之熊

處早晚把些好酒食將息他。傳箇消息與他。蔡福蔡慶兩箇商議定了暗地裏把金子買上告下關節已定。次日李固不見動靜前來。蔡福家催併。蔡慶回說我們正要下手結果他。申書相公不肯。已有人分付要留他性命。你自去上面使用囑付下來我這裏何難。李固隨卽又央人去上面使用。申間過錢人去囑托梁中書道。這是押牢節級的勾當。難道教我下手。過一兩日教他自死。兩下裏廝推。張孔目已得了金子。只管把文案拖延了日期。蔡福就裏又打關節教及早發落。張孔目將了文案來稟。梁中書道這事如何決斷。張孔目道小吏看來盧俊義雖有原告却無實跡。雖是在梁山泊住了許多時。這箇是扶同詐誤。難問真犯。脊杖四十刺配三千里。不知相公意下如何。梁中書道。孔目見得極明正與下官相合。隨喚蔡福牢中取出盧俊義來就當廳除了長枷。讀了招狀文案。決了四十脊杖。換一具二十斤鐵葉盤頭枷就廳前釘了。便差董超薛霸管押前去直配沙門島。原來這董超薛霸自從開封府做公人押解林冲去滄州路上害不得林冲回來被高太尉尋事刺配北京梁中書因見他兩箇能幹就留在留守司勾當。今日又差他兩箇監押盧俊義。當下董超薛霸領了

若此時必
查犯人家
遷入官

公文帶了盧員外離了州衙。把盧俊義監在使臣房裏。各

自歸家收拾行李包裹卽便起程詩曰

不親女色丈夫身

爲甚離家憶內人

誰料室中獅子吼

却能斷送玉麒麟

且說李固得知只叫得苦便叫人來請兩箇防送公人說話董超薛霸到得那裏酒店內李固接着請至閣兒裏坐下一面鋪排酒食管待三杯酒罷李固開言說道實不相瞞盧員外是我離家如今配去沙門島路途遙遠他又沒一文教你兩箇空費了盤纏急待回來也得三四箇月我沒甚的相送兩錠大銀權爲壓手多只兩程少無數里就僻靜去處結果了他性命揭取臉上金印回來表證教我知道每人再送五十兩蒜條金與你你們只動得一張文書留守司房裏我自理會董超薛霸兩兩相覷沉吟了半晌見了兩箇大銀如何不起貪心董超道只怕行不得薛霸便道哥哥這李官人也是箇好男子我們也把這件事結識了他若有急難之處要他照管李固道我不是忘恩失義的人慢慢地報答你兩箇董超薛霸收了銀子相別歸家收拾包裹連夜起身盧俊義道小人今日受刑杖瘡疼痛容在明日上路薛霸罵道你便閑了鳥嘴老爺自悔氣撞着你這窮神沙門島往回六千里有餘費多少盤纏你又沒一文教我們如何布擺盧俊義訴道念小人負屈

男子不
無失義
在本人口
中是正是
反河恨可
奏

水滸全書 第六十二回 十三

舍冤上下看覷。則箇董超罵道：「你這財主們，閒常一毛不拔。今日天開眼，報應得快。你不要怨悵，我們相摯。你走盧俊義，忍氣吞聲，只得走動，行出東門。」董超薛霸把衣包雨傘都掛在盧員外枷頭上。盧員外一生財主，今做了囚人，無計奈何。那堪又值晚秋，天氣紛紛，黃葉墜對對，塞鴻飛。憂悶之中，只聽的橫笛之聲，正是：

誰家玉笛弄秋清，撩亂無端惱客情。
自是斷腸聽不得，非干吹出斷腸聲。

兩箇公人一路上做好做惡，管押了行，看看天色傍晚，約行了十四五里，前面一箇村鎮尋覓客店安歇。當時小二哥引到後面房裏安放了包裹。薛霸說道：「老爺們若殺是箇公人，那裏到來伏侍罪人？你若要飯喫，快去燒火。」盧俊義只得帶着枷，來到厨下，問小二哥討了箇草柴，縛做一塊來，竈前燒火。小二哥替他淘米，做飯，洗刷碗盞。盧俊義是財主出身，這般事却不會做。草柴火把又濕，又燒不着，一齊滅了。甫能盡力，一吹，被灰昧了眼睛。董超又喃喃訥訥地罵，做得飯熟，兩箇都盛去了。盧俊義並不敢討喫，兩箇自喫了一回，剩下些殘湯冷飯，與盧俊義吃了。薛霸又不住聲罵了一回，喫了晚飯，又叫盧俊義去燒脚湯。湯滾盧俊義方敢去房裏坐地。兩箇自洗了脚，掇一盆百

煎滾湯賺盧俊義洗腳方纔脫得草鞋被薛霸扯兩條腿納在滾湯裏大痛難禁薛霸道老爺伏侍你顛倒做嘴臉兩箇公人自去炕上睡了把一條鐵索將盧員外鎖在房門背後聲喚到四更兩箇公人起來叫小二哥做飯自喫飽了收拾包裹要行盧俊義看腳時都是潦漿泡點地不得當日秋雨紛紛路上又滑盧俊義一步一擰薛霸拿起水火棍攏腰便打董超假意去勸一路上理冤叫苦離了村店約行了十餘里到一座大林盧俊義道小人其實捱不動不可憐見權歇一歇兩箇公人帶入林子來正是東方漸明未有人行薛霸道我兩箇起得早不好生困倦欲要就林子裏睡一睡只怕你走了盧俊義道小人捕翅也飛不去薛霸道莫要着你道兒且等老爺綁一縛腰間解下麻索來攬住盧俊義肚皮去那松樹上只一勒反拽過腳來綁在樹上薛霸對董超道大哥你去林子外立着若有人來撞着咳嗽爲號董超道兄弟放手快些箇薛霸道你放心去看着外面說罷拿起水火棍看着盧員外道你休怪我兩箇你家主管李固教我們路上結果你便到沙門島也是死不如及早打發了你陰司地府不要怨我們明年今日是你週年盧俊義聽了淚如雨下低頭受死薛霸兩隻手拿起水火棍望着盧員外腦門上劈將下來董

不直說辭
著箭作
此一筆驚
疑乃文字
署寫意外
之妙

此時梁山
賭人何在

超在外面只聽得一聲。撲地響。慌忙走入林子裏來看時。盧員外依舊縛在樹上。薛霸倒仰卧倒樹下。水火棍撇在一邊。董超道却又作怪。莫不是他使的力猛。倒喫一交。仰着臉四下里看時。不見動譸。薛霸口裏出血。心窩裏露出三四寸長一枝小小箭桿。却待要叫。只見東北角樹上坐着一箇人。聽的叫聲。着撒手響處。董超額項上早中了一箭。兩脚蹬空。撲地也倒了那人。托地從樹上跳將下來。拔出解腕尖刀。割斷繩索。劈碎盤頭枷。就樹邊抱住盧員外。放聲大哭。盧俊義開眼看時。認得是浪子燕青。叫道。小乙莫不是魂魄和你相見麼。燕青道。小乙直從留守司前跟定這廝。兩箇見他把主人監在使臣房裏。又見李固請去說話。小乙疑猜這廝們要害主人。連夜直跟出城來。主人在村店裏時。小乙伏在外頭。比及五更裏起來。小乙先在這裏等候。想這廝們必來這林子裏下手。被我兩弩箭結果了他兩箇主人。見麼。這浪子燕青。那把弩。三枝快箭。端的是百發百中。怎見得弩箭好處。

弩椿勁裁烏木。山根對嵌紅牙。撥手輕離水晶弦索半抽金線。背纏錦袋。彎彎如秋月未圓。穩放鵠翎。急急似流星飛逝。

盧俊義道。雖是你強救了我性命。却射死這兩箇公人。這

罪越添得重了。待走那裏去的是燕青。道當初都是宋公明苦了主人。今日不上梁山泊。別無去處。盧俊義道：「是我杖瘡發作。脚皮被損。點地不得。燕青道：事不宜遲。我背着主人去。便去公人身邊搜出銀兩。帶着弩弓。伸了腰。刃拿了一水火棍。背着盧俊義。一直望東邊行走到十數里。早馱不動。見一箇小小村店。入到裏面尋房安下。買些酒肉。權且充饑。兩箇暫時安歇。這裏却說過往人看見林子裏射死兩箇公人。在彼近處社長報與里正得知。却來大名府裏首告。隨卽差官下來檢驗。却是留守司公人董超薛霸。回復梁中書。着落大名府緝捕觀察限了日期。要捉兇身做公的人。都來看了。論這弩箭眼。見得是浪子燕青的事。不宜遲。一二百做公的分頭去。一到處貼了告示。說那兩箇模樣。曉諭遠近村坊道店市鎮人家。挨捕捉拿。却說盧俊義正在村店房中。將息杖瘡。又走不動。只得在那裏且住。店小二聽得有殺人公事。村坊里排頭說來。畫兩箇模樣。小二見了。連忙去報本處社長。我店裏有兩箇人。好生腳。又不知是也不是。社長轉報做公的去了。却說燕青爲無下飯。拿了弩子去近邊處尋幾箇蟲蟻喫。却待回來。只聽得滿村裏發喊。燕青躲在樹林裏。張時看見一

二百做公的鎗刀圍定。把盧俊義縛在車子上。推將過去。

燕青要搶出去救時，又無軍器，只叫得苦。尋思道：「若不去梁山泊報與宋公明得知，叫他來救，却不是我誤了主人？」性命當時取路，行了半夜，莊裏又饑，身邊又沒一文，走到一箇土岡子上，聚聚雜雜，有些樹木，就林子裏睡到天明。心中憂悶，只聽得樹枝上喜雀，咮咮噪噪，尋思道：「若是射得下來，村坊人家討些水煮，濕得熟，也得充饑。」走出林子外，擡頭看時，那喜雀朝着燕青噪。燕青輕輕取出弩弓，暗暗問天買卦，望空祈禱，說道：「燕青只有這一隻箭了，若是救的主人性命，箭到處靈雀墜空。若是主人命運合休，箭到靈雀飛去，搭上箭叫聲如意子，不要悞我弩子響處。」正

喜雀後尾帶了那枝箭，直飛下岡子去。燕青大踏步趕下岡子去，不見了喜雀。正尋之間，只見兩箇人從前面走來，怎生打扮？但見

前頭的帶頭，猪嘴頭巾，腦後兩箇金裏銀環，上穿香皂羅衫，腰繫鉛金搭膊，穿半膝軟靴，麻鞋，提一條齊眉棍棒，後面的白范陽遮塵笠子，茶褐攢線袖衫，腰繫緋紅纏袋，脚穿踢土皮鞋，背了衣包，提條短棒，跨口腰刀。這兩箇來的人，正和燕青打箇肩廝，拍燕青轉回身，看了這兩箇，尋思道：「我正沒盤纏，何不兩拳打倒兩箇，奪了包裹，却好上梁山泊，揣了弩弓，抽身回來。」這兩箇低着頭，只

受慶通語
甚

顧走。燕青趕上，把後面帶氈笠兒的後心一拳，撲地打倒。却待拽拳再打那前面的，反被那漢子手起棒落，正中燕青左腿，打翻在地。後面那漢子爬將起來，踏住燕青，掣出腰刀，劈面門便刺。燕青大叫道：「好漢！我死不妨，却誰爲王？」人報信那漢便不下刀，收住了手，提起燕青，問道：「你這廝報甚麼音信？」燕青道：「你問我待怎地？那前面的好漢，把燕青手一拖，却露出手腕上花繡，慌忙問道：「你不是盧員外家甚麼浪子？」燕青想道：「左右是死，索性說了，教他捉去，和主人陰魂做一處。」便道：「我正是盧員外家浪子！」燕青今要上梁山泊報信，教宋公明救我主人。則箇二人見說。

河呵大笑說道：「早是不殺了你！原來正是燕小乙哥，你認得我兩箇麼？穿阜的不是別人，梁山泊頭領病關索楊雄後面的，便是拚命三郎石秀。」楊雄道：「我兩箇今奉哥哥將令，差往北京打聽盧員外消息，車師與戴院長亦隨後下山，專候通報。」燕青聽得是楊雄、石秀，把上件事都對兩箇說了。楊雄道：「既是如此，詮時我和燕青上山寨報知哥哥，別做箇道理。你可自去北京打聽消息，便來回報。」石秀道：「最好。便把包裹與燕青背了，跟着楊雄，連夜上梁山泊來。見了宋江，燕青把上項事備細說了一遍。宋江大驚，便會衆頭領商議良策，且說石秀只帶自己隨身衣服來到北

京城外天色已晚，入不得城，就城外歇了一宿。次日早飯罷，入得城來，但見人人嗟歎，箇箇傷情。石秀心疑，來到市心裏，只見人家閉戶關門。石秀問市戶人家時，只見一箇老丈回言道：「客人，你不知我這北京有箇盧員外等地財主，因被梁山泊賊人擄掠前去，逃得回來，倒喫了一場屈官司，迭配去沙門島。又不知怎地路上壞了兩箇公人，昨夜拿來，今日午時三刻解來這裏市曹上斬他。」客人可看一看了。石秀聽罷，走來市曹上看時，十字路口是箇酒樓。石秀便來酒樓上臨街占箇閣兒坐了，酒保前來問道：「客官，還是請人？只是獨自酌杯？」石秀睜着眼說道：「大碗酒，大塊肉，只顧賣來。」問甚麼鳥酒，保到喫了一驚，打兩角酒切一大盤牛肉將來。石秀大碗大塊喫了一回，坐不多時，只聽得樓下街上熱鬧。石秀便去樓外看時，只見家家閉戶，舖舖關門。酒保上樓來道：「客官醉也。」樓下一出公事快箒子酒錢，別處去廻避。石秀道：「我怕甚麼鳥！你快走下去，莫要討老爺打酒。」保不敢做聲，下樓去了。不多時，只見街上鑼鼓喧天價來，但見

兩聲破鼓響，一棒碎鑼鳴，卓纛旗招展如雲，柳葉鎗交加似雪。犯由牌前引，白混棍後隨，押牢節級、猙獰仗刃，公人猛勇，高頭馬上，監斬官勝似活閻羅。刀劍林中掌

法吏猶如追命鬼，可憐十字街心裏，要殺含冤負屈人。
石秀在樓廳外看時，十字路口週廻圍住法場，十數對刀
棒劍子前排後擁，把盧俊義綁押到樓前跪下。鐵臂膊蔡
福拿着法刀，一枝花蔡慶扶着枷梢，說道：「盧員外，你自精
細看，不是我弟兄兩箇救你不的。事做拙了，前面五聖堂
裏我已安排下你的坐位了。你可一塊去那裏領受。」說罷，
人叢裏一聲叫道：「午時三刻到了！」一邊開枷。蔡慶早拿住
了頭。蔡福早掣出法刀，在手當案孔目高聲讀罷，犯由牒
璽法通音
於江州此大聲氣宣
衆人齊和一聲。樓上石秀只就那一聲和裏，掣着腰刀，在
手應聲大叫：「梁山泊好漢全夥在此！」蔡福、蔡慶撇了盧員
外，扯了繩索，先走。石秀從樓上跳將下來，手舉鋼刀，殺人

鑑音
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殺翻十數箇。一隻手拖住盧俊義，
投南便走。原來這石秀不認得北京的路，更兼盧員外驚
得呆了，越走不動。梁中書聽得報來，大驚便點帳前頭日
引了人馬分頭去把城四門關上，差前後做公的，合將攏
來隨你好漢英豪。怎出高城峻壁，正是分開陸地無牙爪。
飛上青天欠羽毛，畢竟盧員外同石秀當下怎地脫身，且
聽下回分解。

評 柴進千金都是俠氣，燕青兩弩都是義氣。石秀一
跳都是正氣。盧員外有此弟兄護持，其誰得而死。

之。

忠義水滸全書

第六十三回

宋江兵打北京城 關勝議取梁山泊

話說當時石秀和盧俊義兩箇在城內走投沒路。四下里人馬合來，衆做公的把撓鈎搭住，套索絆翻。可憐悍勇英雄，方信寡不敵衆。兩箇當下盡被捉了，解到梁中書面前。叫押過劫法場的賊來。石秀押在廳下，睜圓怪眼，高聲大罵。你這敗壞國家害百姓的賊！我聽着哥哥將令，早晚便引軍來打你城子，踏爲平地。把你砍做三截。先教老爺來和你們說知。石秀在廳前千賊萬賊價罵。廳上衆人都譴

呆了。梁中書聽了，沉吟半晌，叫取大枷來，且把二人枷了。監放死囚牢裏，分付蔡福在意看管，休教有失。蔡福要結識梁山泊好漢，把他兩箇做一處牢裏關着，每日好酒好肉與他兩箇喫。因此不曾喫苦倒，將養得好了一半。却說梁中書換本州新任王太守，當廳發落就城中計點被傷人數，殺死的有七八十箇，跌傷頭面磕損皮膚，撞折腿腳者，不計其數。報名在官，梁中書支給官錢，醫治燒化了。當次日城裏城外報說將來收得梁山泊沒頭帖子數十張，不敢隱瞞，只得呈上。梁中書看了，嚇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帖承上寫道：

梁山泊義士宋江仰示大名府布告天下：今爲大宋朝濫官當道，汚吏專權，歟死良民，塗炭萬姓。北京盧俊義乃豪傑之士，今者啓請上山，一同替天行道，如何妄拘奸賄，殺害善良？特令石秀先來報知，不期俱被擒捉，如是存得二人性命，獻出淫婦奸夫，吾無侵擾。倘若故傷羽翼，屈壞股肱，便當拔寨興師，同心雪恨。大兵到處，玉石俱焚，勦除奸詐，殄滅愚頑。天地咸扶，鬼神共祐，談笑入城，並無輕恕。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好義良民，清慎官吏，切勿驚惶，各安職業。諭衆知悉。

當時梁中書看了，沒頭告示，便喚王太守到來商議此事。

如何剖決王太守是箇善懦之人聽得說了這話便稟梁中書道梁山泊這一夥朝廷幾次尚且收捕他不得何況我這裏一郡之力倘若這亡命之徒引兵到來朝廷救兵不迭那時悔之晚矣若論小官愚意且姑存此二人性命一面寫表申奏朝廷二卽奉書呈上蔡太師恩相知道三着可教本處軍馬出城下寨隄備不虞如此可保北京無事軍民不傷若將這兩箇一時殺壞誠恐寇兵臨城一者無兵解救二者朝廷見怪三乃百姓驚懼城中擾亂深爲未便梁中書聽了道知府言之極當先喚押牢節級蔡福來便道這兩箇賊徒非同小可你若是拘束得緊誠懲喪命若教你寬鬆又怕他走了你弟兄兩箇早早晚晚可緊可慢在意堅固管候發落休得時刻怠慢蔡福聽了心中暗喜如此發放正中下懷領了鈞旨自去牢中安慰他兩箇不在話下只說梁中書便喚兵馬都監大刀聞達天王李成兩箇都到廳前商議梁中書備說梁山泊沒頭告示王太守所言之事兩箇都監聽罷李成便道量這夥草寇如何敢擅離巢穴相公何必有勞神思李某不才食祿多矣無功報德願施犬馬之勞統領軍卒離城下寨草寇不來別作商議如若那夥強寇半衰命盡擅離巢穴領衆前來不是小將誇口定令此賊片甲不回梁中書聽了大喜

隨卽取金花繡段賞勞二將兩箇辭謝別了梁中書各回營寨安歇次日李成陞帳喚大小官軍上帳商議傍邊走過一人威風凜凜相貌堂堂便是急先鋒索超又出頭相見李成傳令道宋江草寇早晚臨城要來打俺北京你可點本部軍兵離城三十五里下寨我隨後却領軍來索超得了將令次日點起本部軍兵至三十五里地名飛虎峪靠山下了寨柵次日李成引領正偏將離城二十五里地名槐樹坡下了寨柵週圍密布鎗刀四下深藏鹿角三面掘下陷坑衆軍摩拳擦掌諸將協力同心只等梁山泊軍馬到來便要建功話分兩頭原來這沒頭帖子却是吳學究聞得燕青楊雄報信又叫戴宗打聽得盧員外石秀都被擒捉因此虛寫告示向沒人處撒下及橋梁道路上貼放只要保全盧俊義石秀二人性命戴宗回到梁山泊把上項事備細與衆頭領說知宋江聽罷大驚就忠義堂上打鼓集衆大小頭領各依次序而坐宋江開話對吳學究道當初軍師好意啓請盧員外上山來聚義今日不想却教他受苦又陷了石秀兄弟當用何計可救吳用道兄長放心小生不才願獻一計乘此機會就取北京錢糧以供山寨之用明日是箇吉辰請兄長分一半頭領把守山寨其餘盡隨我等去打城池宋江道軍師之言極當便喚鐵

面孔目裴宣派撥大小軍兵來日起程黑旋風李達便道我這兩把大斧多時不會發市聽得打州劫縣他也在廳邊歡喜。哥哥撥與我五百小嘍囉搶到北京把梁中書砍做肉泥拿住李固和那婆娘碎屍萬段救取盧員外石秀別處州府且梁中書又是蔡太師支臂更兼手下有李成聞達都有萬夫不當之勇不可輕敵李達大叫道哥哥這般長別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且看兄弟去如何若還輸了誓不回山吳用道既然你要去便敘做先鋒點與五百好漢相隨就充頭陣來日下山當晚宋江和吳用商議撥定丁人數裴宣寫了告示送到各寨各依撥次施行不得時刻有悞此時秋末冬初天氣征夫容易披掛戰馬易得肥滿軍卒久不臨陣皆生戰鬪之心各恨不平盡想報讐之念得蒙差遣歡天喜地收拾鎗刀拴束鞍馬摩拳擦掌時刻下山第一撥當先哨路黑旋風李達部領小嘍囉五百第二撥兩頭蛇解珍雙尾蝎解寶毛頭星孔明獨火星孔亮部領小嘍囉一千第三撥女頭領一丈青扈三娘副將母夜叉孫二娘母大蟲顧大嫂部領小嘍囉一千第四撥撲天鵟李應副將九紋龍史進小尉遲孫新部領小嘍囉一千中軍主將都頭領宋江軍師吳用簇帳頭領四員小

溫侯呂方、賽仁貴郭盛、病尉遲孫立、鎮三山黃信、前軍頭領霹靂火秦明、副將百勝將韓滔、天目將彭玘、後軍頭領豹子頭林冲、副將鐵笛仙馬麟、火眼狻猊鄧飛、左軍頭領雙鞭呼延灼、副將摩雲金翅歐鵬、錦毛虎燕順、右軍頭領小李廣花榮、副將跳澗虎陳達、白花蛇楊春、并帶砲手轟天雷凌振、接應糧草探聽軍情頭領一員神行太保戴宗、軍兵分撥已定、平明各頭領依次而行、當日進發、只留下副軍師公孫勝并劉唐、朱仝、穆弘四箇頭領統領馬步軍兵守把山寨三關、水寨中自有李俊等守把、不在話下、却說索超正在飛虎峪寨中坐地、只見流星報馬前來、報說宋江軍馬大小人兵、不計其數、離寨約有二三十里、將近到來、索超聽的、飛報李成、槐樹坡寨內、李成聽了、一面報馬入城、一面自備了戰馬、直到前寨、索超接着、說了備細次日五更造飯、平明拔寨都起、前到庾家疃、列成陣勢、擺開一萬五千人馬、李成索超全副披掛、門旗下勒住戰馬、平東一望、遠遠地塵土起處、約有五百餘人、飛逕前來、李成鞭梢一指、軍健腳踏硬弩、手拽強弓、梁山泊好漢在扈家疃一字兒擺成陣勢、只見

人人都帶茜紅巾、箇箇齊穿緋衲襖、鷺鷥腿緊繫脚綢、虎狼腰牢拴裹肚、三股叉直逆寒光、四稜箇橫拖冷霧、

柳葉鎗火尖鎗，密布如麻青銅刀偃月刀，紛紛似雲滿地，紅旗飄火焰，半空赤幟耀霞光。

東陣上只見一員好漢當前出馬，乃是黑旋風李逵。手搦雙斧，睜圓怪眼，咬碎剛牙，高聲大喝。認得梁山泊好漢，黑旋風麼？李成在馬上看了，與索超大笑道：「每日只說梁山泊好漢，原來只是這等腌臘草寇，何足爲道！」先鋒你看麼？何不先捉此賊？」索超笑道：「割雞焉用牛刀？」自有戰將建功，不必主將掛念。言未絕，索超馬後一員首將姓王，名定，手撲長鎗，引領部下一百馬軍，飛遙衝將過來。李逵膽勇過人，雖是帶甲遮護，怎當馬軍一衝？當時四下奔走。索超引

軍直趕過庾家疃來，只見山坡背後鑼鼓喧天，早撞出兩彪軍馬，左有解珍、孔亮，右有孔明、解寶，各領五百小嘍羅，衝殺將來。索超見他有接應軍馬，方纔喫驚，不來追趕。勒馬便回。李成問道：「如何不拿賊來？」索超道：「趕過山去，正要拿他，原來這廝們到有接應人馬，伏兵齊起，難以下手。」李成道：「這等草寇，何足懼哉！」將引前部軍兵盡數殺過庾家疃來，只見前面搖旗納喊，擂鼓鳴鑼，又是一彪軍馬，當先一騎馬上，却是一員女將，結束得十分標致，有念奴嬌爲證。

玉雪肌膚，芙蓉模樣，有天然標格。金鎧輝煌鱗甲動銀

滲紅羅抹額、玉手纖纖雙持寶刃、恁英雄烜赫、眼溜秋波、萬種妖嬈堪摘、謾馳寶馬當前、霜刃如風、要把官兵斬馘、粉面塵飛、征袍汗濕、殺氣騰胸腋、戰士消魂、敵人喪膽、女將中間奇特、得勝歸來、隱隱笑生雙頰。

且說這扈三娘引軍、紅旗上金書大字、女將一丈青、左有顧大嫂、右有孫二娘、引一千餘車馬、都是七長八短漢、四山五嶽人、李成看了道、這等軍人、作何用處、索超與我向前迎敵、我却分兵勒捕四下草寇、索超領了將令、手搭金蘸斧、拍坐下馬、殺逕前來、一丈青勒馬回頭望山凹裏便走、李成分開人馬、四下裏趕殺、正趕之間、只聽的喊聲震

地、霧氣遮天、一彪人馬飛也似追來、李成急急退兵、十五里、首尾不能管顧、急退入庾家疃時、左衝出解珍、孔亮、鄧領人馬、趕殺將來、右衝出孔明、解寶、部領人馬、又殺到來、三員女將、撥轉馬頭、隨後殺來、趕的李成軍馬四分五落、急待回寨、黑旋風李逵、當先攔住、李成索超衝開人馬、奪路而去、比及回寨、大折一陣、宋江軍馬也不追趕、一面收兵暫歇、扎下營寨、且說李成索超慌忙差人入城報知梁中書、連夜再差聞達、速領本部軍馬、前來助戰、李成接着、就槐樹坡寨內商議退兵之策、聞達笑道、疥癩之疾、何足掛意、聞某不才、來日願決一陣、務要全勝、當夜商議定

了傳令與軍士得知，四更造飯，五更披掛，平明進兵。戰鼓三通，拔寨都起，前到庾家瞳，早見宋江軍馬撥風也似價來，但見

征雲冉冉飛晴空

征塵漠漠迷西東

十萬貔貅聲震地

車廂火砲如雷轟

鼙鼓鼙鼙撼山谷

旌旗獵獵搖天風

鎗影搖空翻玉蟒

劍光耀日飛蒼龍

六師鷹揚鬼神泣

三軍英勇臘虎同

罡星煞曜降凡世

天蓬丁甲離青穹

銀盔金甲濯冰雪

強弓硬弩真難攻

人人只欲盡忠義

擒王斬將非邀功

大刀聞達不知量

狂言逞技真雕蟲

飛虎峪中兵四起

星馳電逐無前鋒

閉關收拾殘戈甲

有如脫兔潛葭蓬

當日大刀聞達便教將軍馬擺開，強弓硬弩射住陣脚。腔鼉鼓擂，雜彩繡旗搖。宋江陣中，當先捧出一員大將，紅旗銀字，大書霹靂火秦明，怎生打扮。

頭戴朱紅漆笠，身穿綠色袍鮮，連環鎖甲，獸吞肩抹綠

戰靴，雲嵌鳳翅明盔，腰懸狼牙棍，手

中拈凜凜英雄罕見

秦明勒馬厲聲高叫北京濫官污吏聽着多時要打你這城子誠恐害了百姓良民好好將盧俊義石秀送將過來。淫婦奸夫一同解出我便退兵罷戰誓不相侵若是執迷不悟便教崑岡火起玉石俱焚只在目前有話早說休得俄延說猶未了聞達大怒便問首將誰與我力擒此賊說言未了腦後鸞鈴響處一員大將當先出馬怎生打扮

耀日兜鍪晃見連環鐵甲重重團花點翠錦袍紅金帶
鋟成雙鳳鵠畫弓藏袋內狼牙箭插壺中雕鞍穩定五
花龍大斧手中摩弄

這箇是北京上將姓索名超因爲此人性急人皆呼他爲

對、秦、明、便、不、嫌、重、出、
急先鋒出到陣前高聲喝道你這廝是朝廷命官國家有何負你你好人不做却去落草爲賊我今日拿住你時碎屍萬段死有餘辜這箇秦明又是一箇性急的人聽了這話正是爐中添炭火上澆油拍馬向前輪動狼牙棍直逼將來索超縱馬直挺秦明二匹劣馬相交兩般軍器並舉衆軍納喊鬪到二十餘合不分勝敗宋江軍中先鋒隊裏轉過韓滔就馬上拈弓搭箭覩的索超較親颶地只一箭正中索超左臂撇了大斧回馬望本陣便走宋江鞭梢一指大小三軍一齊捲殺過來殺的屍橫遍野流血成河大敗虧輸直追過庾家疃隨卽奪了槐樹坡小寨當晚聞達

直逕飛虎峪，計點軍兵三停去一。宋江就槐樹坡寨內屯劄，吳用道：「軍兵敗走，心中必怯。若不乘勢追趕，誠恐養成勇氣，急忙難得。」宋江道：「軍師之言極當。隨卽傳令，當晚就將精銳得勝軍將分作四路，連夜進發，殺遼城來。再說聞達。」遼到飛虎峪，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正在寨中商議計策，小校來報：「近山上一帶火起。」聞達帶領軍馬看時，只見東邊山上火把不知其數，照的遍山遍野通紅。聞達便引軍兵迎敵，山後又是馬軍來到，當先首將小李廣花榮，引副將楊春、陳達，橫殺將來。聞達措手不及，領兵便回飛虎峪，西邊山上火把不知其數，當先首將雙鞭呼延灼，引副將歐鵬、燕順衝擊將來。後面喊聲又起，却是首將霹靂火秦明，引副將韓滔、彭玘，併力殺來。聞達軍馬大亂，拔寨都起，只見前面喊聲又起，火光晃耀，却是轟天雷凌振，將帶副手從小路直轉飛虎峪那邊放起砲來。聞達引軍奪路，遰城而去。只見前面鼓聲響處，早有一彪軍馬攔路，火光叢中閃出首將豹子頭林沖，引副將馬麟、鄧飛，截住歸路。四下裏戰鼓齊鳴，烈火競起。衆軍亂擗，各自逃生。聞達手舞大刀，殺開條路走，正撞着李成合兵一處，且戰且走。到天明，已至城下。梁中書聽的這箇消息，驚的三魂蕩蕩，七魄幽幽，連忙點軍出城接應，敗殘人

馬緊閉城門堅守不出次日宋江軍馬追來直抵東門下寨准備攻城且說梁中書在留守司聚衆商議難以解救李成道賊兵臨城事在告急若是遲延必至失陷相公可修告急家書差心腹之人星夜趕上京師報與蔡太師知省早奏朝廷調遣精兵前來救應此是上策第二作緊行文關報隣近府縣亦教早早調兵接應第三北京城內着仰大名府起差民夫上城同心協助守護城池准備擂木砲石踏弩硬弓灰瓶金汁曉夜隄備如此可保無虞梁中書道家書隨便修下誰人去走一遭當日差下首將王定全副披掛又差數箇馬軍領了密書放開城門弔橋望東京飛報聲息及閏報隣近府分發兵救應先仰王太守起集民夫上城守護不在話下且說宋江分調衆將引軍圍城東西北三面下寨只空南門不圍每日引軍攻打一面向山寨中催取糧草爲久屯之計務要打破北京救取盧員外石秀二人李成聞達連日提兵出城交戰不能取勝索超箭瘡將息未得痊可不說宋江宜兵打城且說首將王定齋領密書三騎馬直到東京太師府前下馬門吏轉報入去太師教喚王定進來直到後堂拜罷呈上密書蔡太師拆開封皮看了大驚問其備細王定把盧俊義的裏一一說了如今宋江領兵圍城聲勢浩大不可抵敵庾家

瞳槐樹坡飛虎峪三處斬殺盡皆說罷蔡京道鞍馬勞困
你且去館驛內安下待我會官商議王定又稟道太師恩
相比北京危如累卵破在旦夕倘或失陷河北縣郡如之奈
何望太師恩相早早遣兵勦除蔡京道不必多說你且退
去王定去了太師隨卽差當日府幹請樞密院官急來商
議軍情重事不移時東廳樞密使童貫引三衙太尉都到
節堂叅見太師蔡京把北京危急之事備細說了一遍如
今將何計策用何良將可退賊兵以保城郭說罷衆官互
相廝覲各有懼色只見那步司太尉背後轉出一人乃是
竇明防禦使保義姓宣名贊掌管兵馬此人生的面如鍋

點述都有
情致

底鼻孔朝天捲髮赤鬚彪形八尺使口剛刀武藝出衆先。
前在王府曾做郡馬人呼爲醜郡馬因對連珠箭羸了番
將郡王愛他武藝招做女婿誰想郡主嫌他醜內懷恨而
亡因此不得重用只做得箇兵馬保義使童貫是箇阿諛
諂佞之徒與他不能相下當有嫌疑之心當時此人忍不
住出班來稟太師道小將當初在鄉中。有箇相識此人乃
是漢末三分義勇武安王嫡派子孫姓閻名勝生的規模
與祖上雲長相似使一口青龍偃月刀人稱爲大刀閻勝
見做蒲東巡檢屈在下僚此人幼讀兵書深通武藝有萬
夫不當之勇若以禮幣請他拜爲上將可以掃清水寨殄

滅狂徒保國安民乞取鈞旨蔡京聽罷大喜就差宣贊爲使齎了文書鞍馬連夜星火前往蒲東禮請閔勝赴京計議衆官皆退話休絮繁宣贊領了文書上馬進發帶將三五箇從人不則一日來到蒲東巡檢司前下馬當日閔勝正和郝思文在衙內論說古今興廢之事聞說東京有使命至閔勝忙與郝思文出來迎接各施禮罷請到廳上坐地閔勝問道故人久不相見今日何事遠勞親自到此宣贊回言爲因梁山泊草寇攻打北京宣某在太師面前一力保舉兄長有安邦定國之策降兵斬將之才特奉朝廷勅旨太師鈞命綵幣鞍馬禮請起行兄長勿得推却便請收拾赴京閔勝聽罷大喜與宣贊說道這箇兄弟姓郝雙名思文是我拜義弟兄當初他母親夢井水狂投胎因而有孕後生此人因此人喚他做井水狂這兄弟十八般武藝無有不能得蒙太師呼喚一同前去協力報國有何不可宣贊喜諾就行催請登程當下閔勝分付老小一同郝思文將引閏西漢十數箇人收拾刀馬盔甲行李跟隨宣贊連夜起程來到東京逕投太師府前下馬門吏轉報蔡太師得知教喚進宣贊引閔勝郝思文直到節堂拜見已罷立在階下蔡京看了閔勝端的好表人材堂堂八尺五六身軀細細三柳鬚鬚兩眉入鬢鳳眼朝天面如重棗唇

若塗硃太師大喜便問將軍青春多少。閑勝答道：小將三旬有二。蔡太師道：梁山泊草寇圍困北京城郭。請問良將願施妙策以解其圍。閑勝稟道：久聞草寇占住水洼，驚羣動衆。今擅離巢穴，自取其禍。若救北京，虛勞人力。乞假精兵數萬，先取梁山，後拿賊寇。教他首尾不能相顧。太師見說，大喜。與宣贊道：此乃圍魏救趙之計，正合吾心。隨卽喚樞密院官，調撥山東河北精銳軍兵一萬五千，教郝思文爲先鋒，宣贊爲合後，閑勝爲領兵指揮使，步軍太尉段常接應糧草，犒賞三軍，限日下起行。大刀闊斧殺到梁山泊來，直教龍離大海，不能駕霧騰雲。虎到平川，怎辦張牙舞爪。正是貪觀天上中秋月，失却盤中照殿殊。畢竟宋江軍馬怎地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評 梁山泊出軍號令嚴肅，步伍整齊，梁中書不量力而逞螳怒之威，遣兵調將，無非爲天罡地煞巧爲湊合之机耳。

忠義水滸全書

第六十四回

呼延灼月夜賺關勝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話說蒲東關勝，這人慣使口大刀，英雄蓋世，義勇過人。當日辭了太師，統領着一萬五千人馬，分爲三隊，離了東京，望梁山泊來。話分兩頭。且說宋江與同衆將每日北京攻打城池不下，李成聞達那裏敢出對陣。索超箭瘡深重，又未平復，更無人出戰。宋江見攻打城子不破，心中納悶，離山已久，不見輸贏。是夜在中軍帳裏悶坐，點上燈燭，取出玄女天書，正看之間，猛然想起圍城既久，不見有救軍接

應戴宗回去，尚不見來。默然覺得神思恍惚，寢食不安。忽

小校報說軍師來見。吳用到得中軍帳內，與宋江道：「我等衆軍圍許多時，如何杳無救軍來到？城中又不出戰。向有三騎馬，逃出城去，必是梁中書使人去京師告急。他丈人蔡太師必然上緊遣兵，中間必有良將，倘用圍魏救趙之計，且不來解此處之危，反去取我梁山大寨，如之奈何？」兄長不可不慮。我等先着軍士收拾，未可都退。」正說之間，只見神行太保戴宗到來，報說東京蔡太師拜請關、菩薩、玄

孫蒲東郡大刀關勝引一彪軍馬飛達梁山泊來，寨中頭領王張不定，請兄長軍師早早收兵回來，且解山寨之難。

吳用道：「雖然如此，不可急還。今夜晚間，先教步軍前行，留下兩支軍馬就飛虎峪兩邊埋伏。城中知道我等退軍必然追趕，若不如此，我兵先亂。」宋江道：「軍師言之極當。傳令便差小李廣花榮引五百軍兵去飛虎峪左邊埋伏，豹子頭林沖引五百軍兵去飛虎峪右邊埋伏，再叫雙鞭呼延灼引二十五騎馬軍帶着凌振，將了風火等砲，離城十數里遠近，但見追兵過來，隨卽施放號砲。令其兩下伏兵齊去，併殺追兵。一面傳令前隊退兵，倒拖旌旗，不鳴戰鼓。却如雨散雲行，遇兵勿戰，慢慢退回。步軍隊裏半夜起來，次第而行，直至次日巳牌前後方纔盡退。城上望見宋江軍

馬、手拖旗幡、肩擔刀斧、紛紛滾滾拔寨都起、有還山之狀。城上看了仔細、報與梁中書、知道梁山泊軍馬今日盡數收兵、都回去了、梁中書聽的、隨卽喚李成聞達商議、聞達道、想是京師救軍、去取他梁山泊、這廝們恐失巢穴、慌忙歸去、可以乘勢追殺、必擒宋江、說猶未了、城外報馬到來、齊東京文字、約會引兵去取賊巢、他若退兵、可以速追、梁中書便叫李成聞達各帶一支軍馬、從東西兩路、追趕宋江軍馬、且說宋江引兵退回、見城中調兵追趕、捨命便走、直退到飛虎峪那邊、只聽的背後火砲齊響、李成聞達喫了一驚、勒住戰馬看時、後面只見旗幡對刺、戰鼓亂鳴、李成聞達火急回軍、左手下撞出小李廣花榮、右手下撞出豹子頭林沖、各引五百軍馬、兩邊殺來、措手不及、知道中了奸計、火速回軍、前面又撞出呼延灼、引着一支馬軍大殺一陣、殺的李成聞達金盔倒納、衣甲飄零、退入城中、閉門不出、宋江軍馬次第而回、早轉近梁山泊邊、却好迎着、醜郡馬宣贊攔路、宋江約住軍兵、權且下寨、暗地使人從偏僻小路、赴水上山報知、約會水陸軍兵、兩下救應、且說水寨內頭領船火兒張橫與兄弟浪裏白跳張順、當時議定、我和你弟兄兩箇、自來寨中、不會建功、只看着別人談能說會、到受他氣、如今蒲東大刀關勝三路調軍、打我寨

標不若我和你兩箇先去劫了他寨捉拿關勝立這件大功衆兄弟面上也好爭口氣張順道哥哥我和你只管的些水軍倘或不相救應枉惹人耻笑張橫道你若這般把細何年月日能勾建功你不去便罷我今夜自去張順若諫不聽當夜張橫點了小船五十餘隻每船上只有三五人渾身都是軟戰手執苦竹鎗各帶蓼葉刀趁着月光微明寒露寂靜把小船直抵旱路此時約有二更時分却說關勝正在中軍帳裏點燈看書有伏路小校悄悄來報蘆花蕩裏約有小船四五十隻人人各執長鎗盡去蘆葦裏面兩邊埋伏不知何意特來報知關勝聽了微微冷笑當時暗傳號令教衆軍俱各如此準備三軍得令各自潛伏且說張橫將引三三百人從蘆葦中間藏蹤躡跡直到寨邊拔開鹿角逕逕中軍望見帳中燈燭熒煌關勝手撚鬚髯坐看兵書張橫暗喜手搭長鎗搶入帳房裏來傍邊一聲鑼響衆軍喊動如天崩地塌山倒江翻嚇的張橫倒拖長鎗轉身便走四下裏伏兵亂起可憐會水張橫怎脫平川羅網二三百人不曾走的一箇盡數被縛推到帳前關勝看了笑罵無端草賊安敢侮吾將張橫陷車盛了其餘者盡數監了直等捉了宋江一併解上京師不說關勝捉了張橫却說水寨內三阮頭領正在寨中商議使人去宋

江哥哥處聽令。只見張順到來報說：我哥哥因不聽小弟苦諫，去劫關勝營寨，不料被捉，囚車監了。阮小七聽了，叫將起來，說道：我兄弟們同死同生，吉凶相救。你是他嫡親兄弟，却怎地教他獨自去，被人捉了？你不去救，我弟兄三箇自去救他。張順道：爲不會得哥哥將令，却不敢輕動。阮小七道：若等將令來時，你哥哥喫他剁做八段。阮小二、阮小五都道：說的是張順，迭他三箇不過，只得依他。當夜四更，點起大小水寨頭領各駕船一百餘隻，一齊殺過關勝寨來。岸上小軍望見水面上戰船，如螞蟻相似，都傍岸邊慌忙報知主帥。關勝笑道：無用，識賊奴，何足爲慮。隨卽喚首將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且說三阮在前，張順在後，納聲喊，搶入寨來。只見寨內鎗刀堅立，旌旗不倒，並無一人。三阮大驚，轉身便走。帳前一聲鑼響，左右兩邊馬軍步軍分作八路，簸箕掌、栲栳圈，重重疊疊，圍裏將來。張順見不是頭，撲通的先跳下水去。三阮奪路便走，急到的水邊，後軍趕上，攬鉤齊下，套索飛來，把這活閻羅阮小七搭住，橫拖倒拽，捉去了。阮小二、阮小五、張順却得混江龍李俊帶的童威、童猛，死救回去。不說阮小七被捉，囚在暗車之中，且說水軍報上梁山泊來。劉唐便使張順從水路裏直到宋江寨中，報說這箇消息。宋江便與吳用商議，怎生退的關。

水許全書 第六十四回

勝吳用道來日決戰且看勝敗如何說猶未了猛聽得戰鼓齊鳴却是醜郡馬宣贊部領三軍直到大寨宋江舉衆出迎看了宣贊在門旗下勒戰便喚首將那箇出馬先拿這廝只見小李廣花榮拍馬持鎗直取宣贊宣贊舞刀來迎一來一往一上一下鬪到十合花榮賣箇破綻回馬便走宣贊趕來花榮就了事環帶住鋼鎗拈弓取箭側坐雕鞍輕舒猿臂翻身一箭宣贊聽得弓弦響却好箭來把刀只一隔錚地一聲響射在刀面上花榮見一箭不中再取第二枝箭看的較近望宣贊胸膛上射來宣贊鐙裏藏身又躲過了宣贊見他弓箭高強不敢追趕霍地勒回馬跑回本陣花榮見他不趕連忙便勒轉馬頭望宣贊趕來又取第三枝箭望得宣贊後心較近再射一箭只聽得錚地一聲響却射在背後護心鏡上宣贊慌忙馳馬入陣便使人報與關勝關勝得知便喚小校快牽過戰馬來那匹馬頭至尾長一丈蹄至脊高八尺渾身上下沒一根雜毛純是火炭般赤拴一副皮甲束三條肚帶關勝全裝披掛綽刀上馬直臨陣前門旗開處便乃出馬有西江月一首爲

證

漢國功臣苗裔三分良將玄孫繡旗飄掛動天兵金甲綠袍相稱赤兔馬騰騰紫霞青龍刀凜凜寒冰蒲東郡

內產豪英義勇大刀關勝

宋江看了關勝一表非俗與吳用暗暗地喝采。回頭與衆多良將道：將軍英雄名不虛傳，說言未了，林冲忿怒便道：我等弟兄自上梁山泊，大小五七十陣，未嘗挫了銳氣。軍師何故滅自己威風？說罷便挺鎗出馬，直取關勝。關勝見了，大喝道：水泊草寇，汝等怎敢背負朝廷，單要宋江與吾決戰！宋江在門旗下喝住。林冲縱馬親自出陣，欠身與關勝施禮，說道：鄆城小吏宋江到此謹參。惟將軍問罪。關勝道：汝爲小吏，安敢背叛朝廷？宋江答道：蓋爲朝廷不明，縱容奸臣，當道讒佞，侵奪專權，設除濫官污吏，陷害天下百姓。宋江等替天行道，並無異心。關勝大喝：天兵到此，尚然抗拒，巧言令色，怎敢瞞吾？若不下馬受降，着你粉骨碎身，霽盧火秦明聽得大怒，手舞狼牙棍，縱坐下馬，直搶過來。關勝也縱馬出迎，來鬪秦明。林冲怕他奪了頭功，猛可裏飛搶過來，逕撞關勝三騎馬向征塵影裏轉燈般廝殺。宋江看了，恐傷關勝，便教鳴金收軍。林冲秦明回馬陣前說道：正待擒捉這廝，兄長何故收軍罷戰？宋江道：賢弟，我等忠義自守，以強欺弱，非所願也。縱使陣上捉他，此人不伏，亦乃惹人恥笑。吾看關勝英勇之將，世本忠臣，乃祖爲神，若得此人上山，宋江情願讓位。林冲秦明都不喜歡，當日兩邊

德義動人
機械誘人
是真是假
匪夷所思

亦在突然
不言

各自收兵。且說關勝回到寨中，下馬卸甲，心中暗忖道：我力鬪二將，不過看看輸與他。宋江倒收了軍馬，不知主何意，却叫小軍推出陷車中。張橫、阮小七過來，問道：宋江是箇鄆城小吏，你這廝們如何伏他？阮小七應道：俺哥哥山東河北馳名，都稱做及时雨。呼保義宋公明，你這廝不知禮義之人，如何省得？關勝低頭不語，且教推過陷車，當晚寨中納悶，坐卧不安。走出中軍觀看，月色滿天，霜華遍地。嗟歎不已。有伏路小校前來報說：有箇鬍鬚將軍，匹馬單鞭，要見元帥。關勝道：你不問他是誰？小校道：他又沒衣甲軍器，並不肯說姓名，只言要見元帥。關勝道：既是如此，與

我喚來。沒多時，來到帳中拜見。關勝看了，有些面熟，燈光之下，畧也認得，便問是誰。那人道：乞退左右。關勝道：不妨。那人道：小將呼延灼的便是。先前曾與朝廷統領連環馬軍，征進梁山泊，誰想中賊奸計，失陷了軍機，不能還鄉。聽得將軍到來，不勝之喜。早間宋江在陣上，林沖、秦明、待捉將軍宋江，火急收軍，誠恐傷犯足下。此人素有歸順之意，無奈衆賊不從，暗與呼延灼商議，正要驅使衆人歸順。將軍若是聽從，明日夜間輕弓短箭，騎着快馬，從小路直入賊寨，生擒林冲等寇解赴京師，共立功勳。關勝聽罷，大喜，請入帳，置酒相待。備說宋江專以忠義爲主，不幸從

賊無辜二人遞相剖露衷情並無疑心次日宋江舉衆揚戰關勝與呼延灼商議今日可先贏首將晚間可行此計且說呼延灼借副衣甲穿了彼各上馬都到陣前宋江陣上大罵呼延灼道山寨不曾虧負你半分因何夤夜私去呼延灼回道汝等草寇成何大事宋江便令鎮三山黃信出馬仗喪門劒驅坐下馬直遙呼延灼兩馬相交鬪不到十合呼延灼手起一鞭把黃信打落馬下宋江陣上衆軍搶出來扛了回去關勝大喜令大小三軍一齊掩殺呼延灼道不可追掩吳用那廝廣有神機若還趕殺恐賊有計關勝聽了火急收軍都回本寨到中軍帳裏置酒相待動問鎮三山黃信之事呼延灼道此人原是朝廷命官青州都監與秦明花榮一時落草今日先殺此賊挫滅威風今晚偷營必然成事關勝大喜傳下將令教宣贊郝思文兩路接應自引五百馬軍輕弓短箭叫呼延灼引路至夜二更起身三更前後直達朱江寨中砲響爲號裏應外合一齊進兵是夜月光如晝黃昏時候披掛已了馬摘鶯鈴人披軟戰軍卒銜枚疾走一齊乘馬呼延灼當先引路衆人跟着轉過山徑約行了半箇更次前面撞見三五十箇伏路小軍低聲問道來的不是呼將軍麼宋公明差我等在此迎接呼延灼喝道休言語隨在我馬後走呼延灼縱馬

先行，關勝乘馬在後，又轉過一層山嘴，只見呼延灼把鎗尖一指，遠遠地一碗紅燈。關勝勒住馬問道：「有紅燈處是那裏？」呼延灼道：「那裏便是宋公明中軍急催動人馬，將近紅燈，忽聽得一聲砲響，衆軍跟定關勝殺遙前來，到紅燈之下看時，不見一箇便喚。呼延灼時亦不見了。」關勝大驚，知道中計，慌忙回馬，聽得四邊山上一齊鼓響鑼鳴，正是慌不擇路，衆軍各自逃生。關勝連忙回馬時，只剩得數騎馬軍跟着，轉出山嘴，又聽得樹林邊腦後一聲砲響，四下裏燒鈎齊出，把關勝拖下雕鞍，奪了刀馬，卸去衣甲，推後擁拿投大寨裏來。却說林沖花榮自引一支軍馬，截住郝思文，回頭廝殺。月光之下，遙見郝思文怎生打扮，有西江月爲證：

千丈凌雲豪氣，一團筋骨精神。橫鎗躍馬蕩征塵，四海英雄難近。身着戰袍錦繡，七星甲掛龍鱗。天丁元是郝思文，飛馬當前出陣。

林沖大喝道：「你王將關勝中計被擒，你這無名小將，何不下馬受縛？」郝思文大怒，直取林沖。二馬相交，鬪無數合。花榮挺鎗助戰，郝思文勢力不加，回馬便走。肋後撞出箇女將，一丈青扈三娘，掀起紅綿套索，把郝思文拖下馬來，步軍向前，一齊捉住，解投大寨。話分兩處，這邊秦明、孫立自

引一支軍馬去捉宣贊當路正逢此人那宣贊怎生打扮
有西江月爲證

卷蹄短黃鬚髮凹兜黑墨容顏睜開怪眼似雙環鼻孔
朝天仰面手內鋼刀耀雪護身鎧甲連環海駒赤馬錦

鞍韁郡馬英雄宣贊

當下宣贊出馬大罵草賊匹夫當吾者死避我者生秦明
大怒躍馬揮狼牙棍直取宣贊二馬相交約鬪數合孫立
側首過來宣贊慌張刀法不依古格被秦明一棍搠下馬
來三軍齊喊一聲向前捉住再有撲天鷲李應引領大小
軍兵搶遙關勝寨內來先救了張橫阮小七并被擒水軍

人等奪去一應糧草馬匹却去招安四下敗殘人馬宋江

會衆上山此時東方漸明忠義堂上分開坐次早把關勝

宣贊郝思文分投解來宋江見了慌忙下堂喝退軍卒親
解其縛把關勝扶在正中交椅上納頭便拜叩首伏罪說
道亡命狂徒冒犯虎威望乞恕罪關勝連忙答禮閉口無
言手脚無措呼延灼亦向前來伏罪道小可旣蒙將令不
敢不依萬望將軍免恕虛誑之罪關勝看了一班頭領義
氣深重回顧與宣贊郝思文道我們被擒在此所事若何
二人答道並聽將令關勝道無面還京俺三人願早賜一
死宋江道何故發此言將軍倘蒙不棄微賤一同替天行

道若是不肯不敢苦留只今便送回京關勝道人稱忠義宋公明話不虛傳今日我等有家難避有國難投願在張下爲一小卒宋江大喜當日一面設筵慶賀一邊使人招安逃竄敗軍又得了五七千人馬軍內有老幼者隨卽給散銀兩便放回家一邊差薛永齋書往蒲東搬取關勝老子小都不在話下宋江正飲宴間默然想起盧員外石秀陷在北京潛然淚下吳用道兄長不必憂心吳用自有措置只過今晚來日再起軍兵去打北京必然成事關勝便起身說道小將無可報答不殺之罪願爲前部宋江大喜次日早晨傳令就教宣贊郝思文撥回舊有軍馬便爲前部

先鋒其餘原打北京頭領不缺一箇再差李俊張順將帶水戰盔甲隨去以次再望北京進發這裏却說梁中書在城中正與索超起病飲酒只見探馬報道關勝宣贊郝思文并衆軍馬俱被宋江捉去已入夥了梁山泊軍馬見今又到梁中書聽得唬得自聳癡呆手脚無措只見索超禦復道前者中賊冷箭今番且復此讐梁中書隨卽賞了索超便教引本部人馬出城迎敵李成聞達隨後調軍接應其時正仲冬天氣時候正冷連日彤雲密布朔風亂吼宋江兵到索超直至飛虎峪下寨次日引兵迎敵宋江引

前部呂方郭盛上高阜處看關勝廝殺三通戰鼓罷關勝

出陣只見對面索超出馬當時索超見了關勝却不認得隨征軍卒說道這箇來的便是新背反的大刀關勝索超聽了並不打話直搶過來逕逕關勝關勝也拍馬舞刀來迎兩箇鬪無十合李成正在中軍看見索超斧怯戰關勝不下自舞雙刀出陣夾攻關勝這邊宣贊郝思文見了各持兵器前來助戰五騎馬攬做一塊宋江在高阜看見鞭梢一指大軍捲殺過去李成軍馬大敗虧輸殺得七斷八絕連夜退入城去堅閉不出宋江催兵直至城下扎住軍馬次日索超親引一支軍馬出城衝突吳用見了便教軍校迎敵戰他若追來乘勢便退此時索超又得了這一陣歡喜入城當晚彤雲四合紛紛雪下吳用已有計了暗差步軍去北京城外靠山邊河路狹處掘成陷坑上用土蓋是夜雪急風嚴平明看時約有二尺深雪城上望見宋江軍馬各有懼色東西柵立不定索超看了便點三百軍馬就時追出城來宋江軍馬四散奔波而走却教水軍頭領李俊張順身披軟戰勒馬橫鎗前來迎敵却纔與索超交馬棄鎗便走特引索超遙陷坑邊來索超是箇性急的那裏照顧這裏一邊是路一邊是澗李俊棄馬跳入澗中去了向着前面口裏叫道宋公明哥哥快走索超聽了不顧身體飛馬搶過陣來山背後一聲砲響索超連人和馬

獵將下去後面伏兵齊起這索超便有三頭六臂也須七
損人傷正是爛銀深蓋藏圈套碎玉平鋪作陷坑畢竟急
先鋒索超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 只朝廷不明縱容奸臣當道數語剖肝瀝胆關勝
之心已早感觸故延灼之說得以深入若非公明
義氣深重恐關勝不爲用也

忠義水滸全書

第六十五回

○○托塔天王夢中顯聖 ○○浪裏白跳水上報冤

話說宋江軍中因這一場大雪吳用定出這條計來就這
雪中捉了索超其餘軍馬都逃入城去報說索超被擒梁
中書聽得這箇消息不由他不慌傳令教衆將只是堅守
不許出戰意欲殺了盧俊義石秀猶恐激惱了宋江朝廷
急無兵馬救應其禍愈速只得教監守着二人再行申報
京師聽憑蔡太師處分且說宋江到寨中軍帳上坐下早
有伏兵解索超到麾下宋江見了大喜喝退軍健親解其

縛請入帳中致酒相待。用好言撫慰道：「你看我衆兄弟們一大半都是朝廷軍官，蓋爲朝廷不明縱容濫官當道汚吏專權酷害良民。都情願協助宋江替天行道。若是將軍不棄，同以忠義爲主。楊志向前另敘一禮，又細勸了一番。索超本是天罡星之數，自然轉合。降了宋江。當夜帳中置酒作賀。次日商議打城。一連打了數日，不得城破。宋江好生憂悶。當夜帳中伏枕而臥。忽然陰風颼颼，寒氣逼人。宋江擡頭看時，只見天王晁蓋欲進不進，叫聲兄弟，你不回去，更待何時？立在面前。宋江喫了一驚，急起身問道：「哥哥從何而來？」屈死冤讐，不曾報得，中心日夜不安。前者二向不曾致祭，以此顯靈必有見責。晁蓋道：「非爲此也。兄弟靠後，陽氣逼人，我不敢近前。今特來報你，賢弟有百日血光之災，則除江南地靈星可治。你可早早收兵，此爲上計。」宋江却欲再問明白，趕向前去說道：「哥哥陰冤到此，望說眞實。被晁蓋一推，撒然覺來，却是南柯一夢。便叫小校請軍師圓夢。吳用來到中軍帳上，宋江說其異事。吳用道：「既是晁天王顯聖，不可不依。目今天寒地凍，軍馬難以久住。權且回山，守待冬盡春初，雪消冰解。那時再來打城，亦未爲晚。」宋江道：「軍師之言甚當。只是盧員外和石秀兄弟，陷在縲絏度日如年，只望我等弟兄來救。不爭我們回去，誠恐

這廝們害他性命，此事進退兩難。計議未定，次日只見宋江覺道：「神思疲倦，身體酸疼，頭如斧劈，身似籠蒸，一臥不起。」衆頭領都在面前看視。宋江道：「我只覺背上好生熱疼，衆人看時，只見鏊子一般紅腫起來。」吳用道：「此疾非癰卽疽，吾看方書，菉豆粉可以護心，毒氣不能侵犯，便買此物安排與哥哥喫一面，使人拿藥醫治，亦不能好。只見浪裏白跳張順說道：「小弟舊在江陽江時，因母得患背疾，百藥不能治，後請得建康府安道全到，病除。向後小弟但得些銀兩，便着人送去與他。今見兄長如此病症，此去東途路遠，急速不能便到。爲哥哥的事，只得星夜前去拜請他來救治。」吳用道：「兄長夢見天王所言百日之災，則除江南地靈星可治，莫非正應此人？」宋江道：「兄弟，你若有這箇人，快與我去休。辭生受，只以義氣爲重，星夜去請此人救我一命。」吳用教取蒜條金一百兩與醫人，再將三兩碎銀作爲盤纏，分付與張順，只今便行。好歹定要和他同來，切勿有悞。我今拔寨回山，和他山寨裏相會。兄弟可作急快來，張順別了衆人，背上包裹，望前便去。且說軍師吳用傳令諸將權且收軍罷戰，回山車子上載了宋江，連夜起發。北京城內曾經了伏兵之計，只猜他引誘，不敢來追。次日梁中書見報，說道：「此去未知何意。」李成聞達道：「吳

用邢縣詭計極多只可堅宗不宜追趕話分兩頭且說張順要救宋江連夜趨行時值冬盡無雨卽雪路上好生艱難更兼慌張不會帶得兩具行了十多日早近揚子江邊是日北風大作凍雲低垂飛飛揚揚下一天大雪張順冒着風雪要過大江捨命而行雖是景物寥寂江內別是幾般清致有西江月爲證

嘹喨凍雲孤鴈盤旋枯水寒鴉空中雪下似梨花片片飄瓊亂灑玉壓橋邊酒旆銀鋪渡口魚膳前村隱隱兩三家江上晚來堪畫

那張順獨自一箇逕至揚子江邊看那渡船時竝無一隻只叫得苦遠着這江邊走只見敗葦折蘆裏面有些煙起張順叫道艄公快把渡船來載我只見葦葦裏簌簌地響走出一箇人來頭戴箬笠身披蓑衣問道客人要那裡去張順道我要渡江去建康幹事至緊多與你些船錢渡我則箇那艄公道載你不妨只是今日晚了便過江去也沒歇處你只在我船裏歇了到四更風靜月明時我便渡你過去多出些船錢與我張順道也說的是便與艄公鑽入蘆葦裏來見灘邊纜着一隻小船見篷底下一箇瘦後生在那裏向火艄公扶張順下船走入船裏把身上濕衣服都脫下來叫艄公扶張順下船走入船裏把身上濕衣服

出綿被和身上捲倒在艙裏叫艄公道這裏有酒賣麼買些來喫也好。艄公道酒却沒買處要飯便喫一碗。張順喫了一碗飯放倒頭便睡。一來連日辛苦二來十分托大。到初更左側不覺睡着。那瘦後生向着炭火烘着上蓋的納奧。看見張順睡着了便叫艄公道大哥你見麼。艄公盤將來去頭邊只一捏。覺道是金帛之物把手搖道你去把船放開去江心裏下手不遲。那後生推開篷跳上岸解了纜索。船上船把竹篙點開搭上櫓。咿呀啞地搖出江心裏來。艄公在船艙裏取纜船索輕輕地把張順綑縛做一塊。便去船梢艎板底下一取出板刀來。張順却好覺來。雙手被縛

人一波瀾
更奇

掙挫不得。艄公手拿大刀按在他身上。張順道好漢。你饒我性命都把金子與你。艄公道金子也要。你的性命也要。張順連聲叫道。你只教我囫圇死冤冤便不來纏你。艄公放下板刀把張順撲通的丟下水去。那艄公便去打開包來看時見了許多金銀便沒心分與那瘦後生。叫道五哥。和你說話那人鑽入艙裏來被艄公一手揪住一刀落時砍的。行行推下水去。艄公打併了船中血迹自搖船去了。却說張順是在水底下伏得三五夜的人。一時被推下去就江底下咬斷索子。赴水過南岸時見樹林中隱隱有燈光。張順爬上岸水濛濛地轉入林子裏看時却是一箇村

酒店半夜裏起來。醉酒破壁縫透出燈光。張順叫開門時見箇老丈納頭便拜。老兒道：「你莫不是江中被人劫了？跳了閘江覓船。不想撞着兩箇歹人。把小子應有衣服金銀盡都劫了。掠入江中。小人却會赴水逃得性命。公公救度則箇老丈見說領張順入後屋下。把箇衲頭與他替下濕衣服來烘。盪些熱酒與他喫。老丈道：『漢子，你姓甚麼？』山東人來這裏幹何事？」張順道：「小人姓張。建康府安太醫是我弟兄特來探望他。老丈道：『你從山東來。曾經梁山泊過。』張順道：『正從那裏經過。老丈道：『他山上宋頭領不劫來往客。』

人又不殺害人性命。只是替天行道。」張順道：「宋頭領專以忠義爲主。不害良民。只恠濫官污吏。」老丈道：「老漢聽得說宋江這夥端的仁義。只是救貧濟老。那裏是我這裏草賊。若得他來這裏百姓都快活。不喫這夥濫污官吏。」到官吏以言之惡也張順聽罷道：「公公不要喫驚。小人便是浪裏白跳張順。因爲俺哥哥宋公明害發背瘡。教我將一百兩黃金來請安。道全誰想托大在船中睡着。被這兩箇賊男女縛了雙手。掠下江裏。被我咬斷繩索。到得這裏。老丈道：『你既是那裏好漢。我教兒子出來和你相見。不多時。後面走出一箇後生來。看着張順便拜道：『小人久聞哥哥大名。只是無緣。不曾

罵賊便罵
到官吏以言之惡也

那處出
言老丈之口此文字
讀音主變

拜識小人姓王、排行第六、因爲走跳得快、人都喚小人做活閻婆。王定六平生只好赴水使棒、多曾授師、不得傳受

權在江邊賣酒度日、却纔哥哥被兩箇劫了的小人都認

得一箇是截江鬼張旺、那一箇瘦後生、却是華亭縣人喚

做油裏鯀孫五、這兩箇男女時常在這江裏劫人、哥哥放

心在此住幾日、等這廝來喫酒、我與哥哥報讐、張順道感

承兄弟好意、我爲兄長宋公明恨不得一日遙回寨裏、只

等天明便入城去、請了安太醫回來相會、王定六把自己

衣裳都與張順換了、連忙置酒相待、不在話下、次日天晴

雪消、把十數兩銀子與張順、且教入建康府來、張順進得

城中、逕到槐橋下看見安道全正在門前貨藥、張順進得

門、看着安道全納頭便拜、有首詩單題安道全好處

財後良方有百篇 金針玉外得師傳

重生扁鵲應難比 萬里傳名安道全

這安道全祖傳內科外科盡皆醫得、以此遠方馳名、當時

看了張順便問道、兄弟多年不見甚風光、得到此、張順隨

至裏面、把這鬧江州跟宋江上山的事一一告訴了、後說

宋江見患背瘡、特地來請神醫楊子江、中險些兒送了性命

因此空手而來都實訴了、安道全道若論宋公明天下義士、去走一遭最好、只是拙婦亡過家中、別無親人、離遠

也、與、他、個、籍

不得不以此難出張順苦苦求告若是兄長推却不去張順也難回山安道全道再作商議張順百般哀告安道全方纔應允原來這安道全却和建康府一箇煙花娼妓喚做李巧奴時常往來這李巧奴生的十分美麗安道全以此眷顧他有詩爲證

蕙質溫柔更老成

玉壺明月逼人清

步搖寶髻尋春去

露濕凌波帶月行

丹臉笑回花萼麗

朱絃歌罷綠雲停

願教心地常相憶

莫學章臺贈柳情

當晚就帶張順同去他家安排酒喫李巧奴拜張順爲叔

吃了三杯五盞酒至半酣安道全對巧奴說道我今晚就你這裏宿歇明日早和這兄弟去山東地面走一遭多則是一箇月少是二十餘日便回來望你那李巧奴道我却不要你去你若不依我只再也休上我門安道全道我藥囊都已收拾了只要動身明日便去你且寬心我便去也又不擔閣李巧奴撒嬌撒癡倒在安道全懷裏說道你若還不依我去了我只呪得你肉片兒飛張順聽了這話恨不得一口水吞喫了這婆娘看看天色晚了安道全大醉倒了攏去巧奴房裏睡在牀上巧奴却來發付張順道你

目歸去我家又沒睡處張順道只待哥哥酒醒同去以此

發遣他不動只得安他在門首小房裏歇。張順心中憂煎。
那裏睡得着。初更時分有人敲門。張順在壁縫裏。張時只
兒一箇人閃將入來。便與虔婆說話。那婆子問道：「你許多
時不來却在那裏。今晚太醫醉倒在房裏。却怎生奈何。」
人道：「我有十兩金子送與姐姐。打些釵環老娘怎地做箇
方便。教他和我廝會。則箇虔婆道：『你只在我房裏我叫女
兒來。』張順在燈影下。張時却見是截江鬼張旺。原來這廝
但是江中尋得些財。便來他家。張順見了。按不住火起。
再細聽時。只見虔婆安排酒食在房裏。巧奴相伴。張旺
張順本待要搶入去。却又怕弄壞了事。走了這賊。約莫三

更時候。厨下兩箇使喚的也醉了。虔婆東倒西歪。却在燈
前打醉眼子。張順悄悄開了房門。踅到厨下。見一把厨刀。
明晃晃放在竈上。看這虔婆倒在側首板凳上。張順走將
入來。拿起厨刀先殺了虔婆。要殺使喚的時。原來厨刀不
甚快。砍了一箇人刀口。早捲了。那兩箇正待要叫。却好一
把劈柴斧。正在手邊綽起來。一斧一箇。砍殺了房中婆娘。
聽得慌忙開門。迎着張順。手起斧落。劈胸膛砍翻在地。
張旺燈影下。見砍翻婆娘。推開後牕。跳牆走了。張順懊惱
無極。隨卽割下衣襟。蘸血去粉牆上寫道。殺人者安道全。
也連寫數十處。捱到五更。只聽得安道全在房中酒

醒便叫巧奴、張順道：「哥哥不要則聲。我教你看兩箇人安
道全起來，看了四箇死屍，嚇得渾身麻木，顫做一團。張順
道：「哥哥，你見壁上宣的麼？」安道全道：「你苦了我也。」張順道：
「只有兩條路從你行。若是聲張起來，我自走了。」哥哥却用
去償命。若還你要沒事，家中取了藥囊，連夜逕上梁山泊。
教我哥哥這兩件隨你行。安道全道：「兄弟心這般短命，見
識，有詩爲證：

紅粉無情只愛錢
臨行何事更流連
冤鬼不赴陽臺夢
笑殺癡心安道全

到天明，張順捲了盤纏，同安道全回家，敲開門，取了藥裹。

出城來，逕到王定六酒店裏。王定六接着說道：「昨日張旺從這裏過，可惜不遇見。」一哥哥張順道：「我要幹大事，那裏且報。」小讐說言未了，王定六報道：「張旺那廝來也。」二張順道：「且不要驚他，看他投那裏去。」只見張旺去灘頭看船。王定六叫道：「張大哥，你留船來載我兩箇親眷過去。」三張旺道：「要六郎快來。」王定六報與張順。張順道：「安兄，你可借衣服與小弟穿。小弟衣裳却換與兄長穿了。」纔去趁船。安道全道：「此是何意？」四張順道：「自有主張。」兄長莫問。安道全脫下衣服，與張順換穿了。五張順戴土頭巾，遮塵煖笠，影身。王定六背了藥囊，走到船邊。張旺擺船傍岸。三箇人上船。張順爬入。

後梢擣起艎板。看時，板刀尚在。張順拿了，再入船艙裏。張旺把船插開，咿啞之聲，直到江心裏面。張順脫去上蓋，叫一聲：「船公快來！」你看船艙裏漏進水來。張旺不知是計，把頭鑽入艙裏來，被張順吃搭地揪住，喝一聲：「強賊！認得前日雪天趁船的客人麼？」張旺看了，則聲不得。張順喝道：「你這廝謀了我一百兩黃金，又要害我性命。你那箇瘦後生，那裏去了？」張旺道：「好漢小人得了財，無心分與他。恐他爭論，被我殺死，攏入江裏去了。」張順道：「你認得我麼？」張旺道：「不識得好漢，只求饋了小人一命。」張順喝道：「我生在潯陽江邊，長在小孤山下，作賣魚牙子。誰不認得？只因翻了江

州上梁山泊隨從宋公明縱橫天下誰不懼我你這廝漏
我不船縛住雙手擗下江心不是我會識水時却不送了
性命今日冤讐相見饒你不得就勢只一拖提在船艙中
把手腳四馬攢蹄綑做一塊看看那楊子大江直擗下
去也免了你一刀張旺性命眼見得黃昏做鬼王定六看
了十分歎息張順就船內搜出前日金子并零碎銀兩都

生死難忘。你若不棄，便可同父親收拾起酒店，趕上梁山泊來，一同歸順大義。未知你心下如何？王定六道：「哥哥所言，正合小弟之心。」說罷，分別張順和安道全，就北岸上路。

王定六作辭二人復上小船自回家去收拾行李趕來且說張順與同安道全上得北岸背了藥囊移身便走那安道全是箇文墨的人不會走路行不得三十餘里早走不軌張順請入村店買酒相待正喫之間只見外面一箇客人走到面前叫聲兄弟如何這般遲悞張順忙敎與安道全相見了便問宋公明哥哥消息戴宗道如今哥哥神思昏迷水米不喫看看待死張順聞言淚如雨下安道全問道皮肉血色如何戴宗答道肌膚憔悴終夜叫喚疼痛不止性命早晚難保安道全道若是皮肉身體得知疼痛便可醫治

只怕悞了日期戴宗道這箇容易取兩箇甲馬拴在安道全腿上戴宗自背了藥囊分付張順你自慢來我同太醫前去兩箇離了村店作起神行法先去了且說這張順在本處村店裏一連安歇了三日只見王定六背了包裹同父親果然過來張順接着心中大喜說道我專在此等你王定六問道安太醫何在張順道神行太保戴宗接來迎着已和他先行去了王定六却和張順并父親一同起身投梁山泊來且說戴宗引着安道全作起神行法連夜赶到梁山泊寨中大小頭領接着引到宋江臥榻內就牀上看時口內一絲兩氣安道全先診了脉息說道衆頭領

重治法都
寫出

休慌、脉體無事、身軀雖見沉重、大體不妨、不是安某說口、只十日之間、便要復舊、衆人見說、一齊便拜、安道全先把艾焙引出毒氣、然後用藥外使敷貼之餌、內用長托之劑、五日之間、漸漸皮膚紅白、肉體滋潤、飲食漸進、不過十日、雖然瘡口未完、飲食復舊、只見張順引着王定六父子二人、拜見宋江、并衆頭領、訴說江中被劫水上報冤之事、衆皆稱歎險不悞了兄長、忠宋江纔得病好、便與吳用商量、要打北京救取盧員外石秀、安道全諫道、將軍瘡口未完、不可輕動、動則急難痊可、吳用道不勞兄長掛心、只顧自己將息、調理元陽真氣、吳用雖然不才、只就目今春初時候、定要打破北京城池、救取盧員外石秀二人性命、拿淫婦奸夫、不知兄長意下如何、宋江道若得軍師如此扶持、宋江雖死瞑目、吳用便就忠義堂上傳令有分教、北京城內變成火窟鎗林、大名府中翻作屍山血海、正是談笑鬼神皆喪膽、指揮豪傑盡傾心、畢竟軍師吳用說出甚麼計來、且聽下回分解。

一評

此篇有水窮雲起之妙、吾讀之而不知其爲水滸也、張順渡江迎醫而殺一盜、殺一姪、此是極奇手段、作此傳者、真是極奇文字、及請得安道全、忽出神行太保迎接上山、此又機法之變、而不可測識、

者也。噫。奇矣。

大清全書

